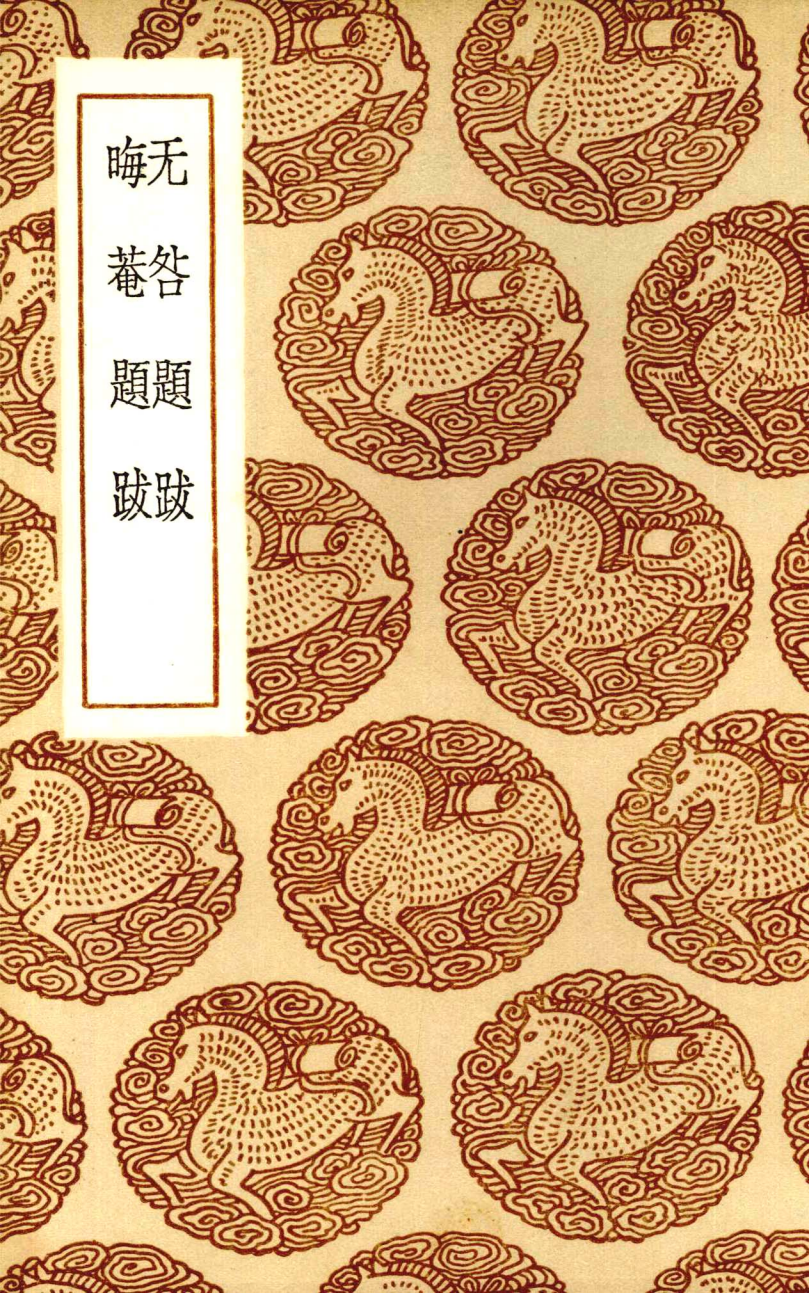


无咎題跋
晦菴題跋





跋題答无

撰之補晁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跋題咎无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无咎題跋

目錄

題段慎修紙二首

題陶淵明詩後

題分甘亭記後

題白蓮社圖後

題小飛來詩後

書王蠋後事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書陳泊事後

書陳唐父綿紙守遺愛事後

書魯直題高求父楊清亭詩後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跋林通薦士書後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謗事後

跋董氏唐詩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跋東坡公画

跋李遵易画魚圖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跋董元画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画本

跋化度寺碑後

跋李唐卿篆千字文

跋第五永箴

跋蘭亭叙

跋曼卿詩

贈劉範子

書邢敦夫遺藁

猪齒白化佛贊

并序

无咎題跋目錄

終

无咎題跋卷之一

宋 南陽見補之 撰

明 東吳毛 晉 訂

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裏糧就學者成群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盡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御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將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帝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硃硃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備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此未可與文字精備間求之以比硃硃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見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修以帝胃妙齡秀發不懷晏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早有美名于流輩間竊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千爲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

惟彥修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
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張
顛觀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
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緡
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續事中惠聽余言
使集吳道玄闢全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
數子精筆爲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峰之異者飛來往時湖口
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嶸武功和仲
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
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穎川龔喜曰是小
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九
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

戊子六月壬申緡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
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
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
刳身殘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
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
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
之封引身卽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
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
其名亦不獲自附于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
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
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
人上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
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
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于野口未

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于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于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卽累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卻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余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恨於天無忤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

書之以破萬死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徹見于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弄政荊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于心太史公猶以其辨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干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

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于衆舉皋陶湯選于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咎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奸惡明于上是非公于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得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靡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克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恭惟大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

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群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于所謂曆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祕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筦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爲郎時計之選于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並賤豈其行已

任事皆愧於咎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遽假其他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慮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宏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得盛而後世皆榮于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賁孫潤州觀察支使辛使藏于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謹記

書陳泊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泊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卽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疑于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申爾曹依違懼旣法不爾赦卽自實其狀請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博道于淮南見屢常于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爲東州聞人以謂

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于釋博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于言詞者聳然增慕管韓愈有云木渙而未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于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其功猶枉于百年之後吾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徒逾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克之則已矣管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吾田疇而伍之取吾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

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于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淡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敬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于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苟午民不得休養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役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益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髮髯修庠校捐庸役便轉輸勸賙貸綏背蠻折雷獄興圩堰繕邦壘皆

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于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忘也管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于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于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于讀書爲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陶淵明泊然物外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爲澹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千百初正臣蓄一石

高五尺而狀甚異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峰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巖鐘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留草森森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于九華矣

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溪遠菱荷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裘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群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性自疎莫可尸祝不枉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間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強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于禮文悍鄙屈于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驚世患嘗觀曾敬之會稽尉廨梅花而以朱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推剛爲

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于人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咎之所謂豪傑良宏魁梧奇偉而貌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于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才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于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艷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平居富爲清便艷發之語至于臨事感情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與譚事後

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爲至易之意

若曰豚魚信備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雖風風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何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爲惠而鵲應之斯與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版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乃知之廣陵掾曄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于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見補之无咎題

我董氏唐誥

京東將僕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于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余求燭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爲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嘗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

可識蓋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嘗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爲董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爲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關于時而其施設不少槩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爲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蒞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爲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爲尹者尚書右丞李鄴而新史尹不書故逸董氏餘考之又合其名于告者曰中書侍郎爲鄭絪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爲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爲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爲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綱黃裳號賢相登宗儒諱直不回元

和初日一時才選也最後郎中兼者卑不顯乃不得質予嘗讀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卽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自外入爲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寢用乃至京兆尹其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誥皆董澍一曲沃簿一猗氏丞長慶大中時告也漫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考卽京兆君祖爲珪曾祖爲端里爲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澍凡四世龕見乃次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爲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愧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兄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

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歎曰此所謂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劈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爲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亾自管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資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僇之資迫紙墨之間遠矣

跋東坡公画

翰林東坡公画蠡蘭陵胡世將得于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參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啟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或合於方圓益公平居胸中閎放所謂吞若

雲夢曾不芥蒂者而此画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
縷具備殊不類其胸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
于繩檢小或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
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
折衷于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
明容光必炤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
也墻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
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
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画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類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
天池之鯢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窘不能追
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
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于九澤之所
同有九罭之所常萃鱣鯉鰻魴頰首莘尾之間蓋
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爲画師喜爲鬼神而憚爲

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鱣鯉所常觀
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鯢以
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觀鯢首尾之目針鋒
鱣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
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
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度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
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
在一以爲鯢則稽天之涯觀不見其不足一以爲
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
在形巧拙繁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特
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竄以多足運風以
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于畫類之以
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
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

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于學慕魯直而喜白晝時時自撮堯爲竹枝飛鳥烟雲天機殊妙以此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予既拙于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管周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画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画近視之幾不成物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乃知自晉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虞觀顏忘柳若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尋嘗之內畫者謹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見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画本

恕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蟬蛇變化

壽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爲難知以爲異人耶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實實放世俗爲者而此画本範模關吳輩一二曲折毫髮照綴惟謹不繆豈大匠歸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畧尺素本末作童子紙旁中引線滿之離絕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吾輩聯句極唐詩之巧語侯劉輩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爲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簪葉天書有感於物矣是孰尸其賦于耶雖然二物者

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精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問它能使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李唐卿篆千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于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濃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公妙不在于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圖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絕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于此者覽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永箴

元符題跋

高彪拔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與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于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然于謂箴亦詩若賦之流爾晉賈誼鵬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屬之至證傳乃皆去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各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叙

始于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遺蕭翼蘭亭叙事蓋誦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千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絃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湘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幸以太宗之賢魏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與于得原失信不爲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願甚于少年喜官爵遲暮營田宅者與